

HONG YING
虹影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PEACOCK CRIES AT THE THREE GORGES

孔雀的叫喊

就像此刻，只是弥天盖地的悲哀。念佛已经无助，但是念佛会有佛眼相看。一切皆空之后，空后之有，或许不会过于鲁钝。



虹影
HONGYING

孔雀的叫喊

PEACOCK CRIES AT THE
THREE GORGES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雀的叫喊 / 虹影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12

(虹影文集. 珍藏书系: 4)

ISBN 978-7-5613-4485-9

I. 孔... II. 虹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1258 号

图书代号: SK8N1315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刘晓娟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162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485-9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要想象这种事很难，要想象会亲自经历这种事更难。但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一起被扔进牢房里，尤其是与一个陌生男人捆铐在一起，她要面对的，就不仅是她自己的种种冤屈恼怒。

门轰然关上后，牢房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地上和墙上，摸上去全是滑溜溜的青苔，空气混浊，有股奇怪的味道：一股淡淡的血腥，混合着浓烈的尿臊。

她撑着手臂，想抬起身来，却一下子牵住了另一个人，两个人又倒在一起。这是相当窘的事，那个男人尽可能与她保持一个有礼貌的距离，但是两个人越要避免接触，就越容易撞到一起。每次碰撞都使他们更窘迫——他们谁都不愿坐实让他们恐惧的罪名。

她尽量不拉动捆着的那只手，往后挪身子，摸到屋角发凉的草席，下面垫了不少湿湿的谷草，草席边沿破烂，不知有多少囚犯曾经在这里坐等他们的命运。

她心里开始慌乱——想到先前这些人的出路，她明白自己落入了无法单独处理的困境。她很想用手握住这个意外地与她共命运的人，很想与他说话，问问他所有这些使她困惑的事情。但是门上的小窗后面，看守会随时喝断他们。

她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呼吸均匀，心跳正常，这使她也安静下来。他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就像符咒的两半，因为世界无理可喻，被合在一起，才知道缘由原来只有一片。



她到这里来，竟然落到被逮捕的境地。但是，如果她知道这几天的纠葛，会牵进几辈子都弄不清的事，她绝对不会懊悔穿过三峡的这一趟旅程。

毕竟，有谁能抵达出生前的世界呢？她只见到急湍的江水，模糊了所有山崖的倒影。

没想到，气垫船这么快就到良县了，才几个小时。

又一艘豪华游轮往下驶，看来刚离开良县码头。她贴近玻璃看这个昨天才听说的地方。

这地方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。与三峡一带所有的市镇一样，截然分成两层。山上、墙上到处都画着海拔 175 米水位线。这标签之上，是油彩磁砖粉蓝淡绿玻璃幕墙、明晃晃的新楼新城；标签以下，漫长一片灰黑，则是乱堆杂砌的陈旧不堪的老城。

这个模样古怪的双层城市，像一个奇特的蛋糕，糕早就发霉了，上面却厚厚地新加了各种颜色的奶油。

柳瑾正在看时，灰扑扑的码头越靠越近。随着发动机熄火，气垫船喷起的巨大浪花很快平息下来。走出船舱，她才看清楚这个城市的自然地形，与其他江城有点不同：旧城在一个红砂碛石滩之上，平坦而缓缓地铺展开来。老街背后横亘着绵延几十里的山梁，新城全部建在山坡上，沿山而筑。从江上看，华夏迭起，壮观得令人眼睛一亮。春日 and 煦的阳光，照在上城，明灿耀眼；照在下城，却似乎被吸收了，那一片起伏的灰色，更加不成形状。

水库储水之日，人们一夜醒来，世界将面目一新。不够新的一切，都将淹没在荡涤一切浩瀚的江水之下。

她有点疑惑，母亲四十多年前来良县，看到的难道就是这下一半？这些肮脏的灰黑建筑，是否曾有过好看一点的日子？有一点，她可



以肯定：当年母亲看到这道山梁，心情当然比她现在好得多。

昨天这时候，柳瑾还在北京她的实验室里。

上班时间谁都不接电话，可办公室的女孩特地跑进来喊她，说是急事。她无可奈何地放下手中的玻璃片，推开两道门就到了办公室。

“啊，柳教授！”电话里一个女子的声音，自称是平湖开发公司办公室的秘书，叫个什么名字，然后说：“李总让我一定要找到你，他有件礼物要带给你。”

柳瑾皱了皱眉头，这未免太奇怪，丈夫李路生至少隔天就会打电话来，从没托人带东西，前天通电话也没有提起过。他在晚上或周末白天打到家里，很少打到实验室来，干扰她工作，这次怎么让人打到实验室来？

“什么礼物？”柳瑾尽量克制自己，简短地问。

“我不可能知道。”这个女子声音很年轻，稍微有点撒娇的味道。“我来水电部出差，今天中午刚到。李总让我亲手把东西交给你，今天！”

柳瑾更觉得奇怪了，丈夫到底怎么啦？结婚十九年了，很少有这么浪漫事。“为什么要亲手交给我？”

柳瑾回国后，就在科学院遗传学所，没到设在坝区总部的开发公司去过，虽然丈夫一直想她去探亲。他经常到北京开会，几乎每月要来两次，在北京的时间与在坝区的时间一样多。丈夫在北京也忙，很少能呆在家里，在坝区恐怕更忙，她觉得没有必要丢下工作南下。

“李总指示，亲手交给你。”对方听出柳瑾没有心情跟她说话，语气也僵硬进来。“请你理解，我不是有意打扰你。”

柳瑾也觉得自己有点反应过分了，她大可不必为此种小事伤脑筋。灵机一动，就把母亲的电话告诉对方，让对方打个电话给她母亲，

把东西亲手交去，她一有空就去取。

对方只好同意了，不过声音里有一点生气。

柳瑾放下电话，才注意到窗口有点异样。外面蒙着灰垢，以前可看到树的绿色，现在像一些脏的旧抹布。实验室必须一尘不染，符合基因实验标准，全封闭空调恒温。

怎么一回事？办公室的窗居然有一点缝，在往里泻浅黄色的微粒。

她好奇地用手指抹了一下，很细的尘沙。她回过头来，发现办公人员各自忙着翻文件或打电脑，没有人在看她。只有刚才来叫她的女孩，抬头看到她满脸疑惑，说了三个字：“扬沙天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是老北京了。”柳瑾说：“不过这已经到五月末，今年不是已经来过三次沙暴？”

办公室坐着看来忙碌的人，轰的一下把手头的事放下说开了。明显首都越来越严重的沙灾，是她进来之前他们在轰轰烈烈谈论的题目。只因为她在，不便再谈下去。有人说应该怪内蒙古开垦草场过多，有人说责任在过度放牧，有人说原因是中草药沙棘草收购太多。

柳瑾对此，远远没有对自己手中的实验更感兴趣，她便回到实验室去。

下班走出研究所，她用纱巾把整张脸蒙起来。她对沙暴并不陌生，但站在石阶上，街上的场面还是让她吃了一惊。

整个城市涂上一层土黄色，空气中有股浓浓的土腥味，能见度只有百来米左右，层层迭迭的高楼大厦一个个消失在灰雾中。树被压低，长枝条随风抽打路沿，所有的车都只得打开高灯，缓慢行驶，行人偶然冒出有如鬼魂，个个蒙头垢面，侧身快速疾走或奔跑在漫天风沙



中。下落的夕阳有点像晨月，却是一块蔫蔫的暗黄。

她想起下午办公室那些人的争论，才意识到尘沙不会只瞄准北京，每次沙暴从北向南横扫中国，这个国家的一大半，都处于古人日蚀时才会有的奇境。

柳瑾觉得衣服有缝的地方全在进沙，好像身体也进了沙，笨重了。旁边有男人大概感冒了，只能用嘴呼吸，弄得一嘴是沙，正在使劲地往地上吐。

下班时柳瑾接到母亲的电话留言，说无论如何都得去她那里一趟。

这么个沙尘天，母亲未免把李路生莫名其妙的礼物看得太重。改天再说吧，气温明显下降，她还是想回自己的家。

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，要价比平日高一倍。柳瑾已经顾不得，钻进车里。当出租潜水艇似地驶进沙海，她心里计算了一下：如果每平方米有一公斤南移沙子，那么全国运输能力全部拿出来，都不够把这些抛掷过来的垃圾搬回去。

司机问，“去哪里？”

柳瑾刚想说家的地址，结果却说去颐和园后街，她决定还是去看母亲。

已记不得什么时候按母亲的劝导行事，从小就没有听过，这次不知为何听从了。

昨天晚上，就是昨天晚上，母亲说的事又急又密。说了好多好多，再三调转话题：要柳瑾这次南下时，尽量抽出空，到一个叫做良县的地方去一趟！

母亲说：“毕竟那是你出生的地方。”

良县是柳瑾的出生地，她竟然第一次知道。以前她填籍贯：河南安阳，父亲的老家。1980年出国留学，就开始只填出身地，四川重庆。现在才知道，她其实出生在从良县到重庆的船上。昨天晚上，母亲才告诉她，她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，那艘船还没有驶出良县的地界。

父亲死得很早，死在文革中。那时，柳瑾还是一个少女。柳瑾挤上一个载满红卫兵的火车从成都到北京后，很快摆脱了四川话，生活在北京部队大院扎堆儿的干部子弟中。她不太像个女孩子。柳瑾总觉得母亲怀着她时，吃了什么不洁之物，不然无法解释，柳瑾一点不像是南方明媚山水中长大的女子。

柳瑾曾这么问母亲。

母亲不高兴地说，“在怀孕时吃了‘不洁之物’？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当她站在良县的土地上，想起母亲以前说这话时的惊异表情，不由得一笑：这个地方真说不上洁净。



母亲的住处，在颐和园北侧。她不肯住城里，说那儿俗尘市嚣，心里闹腾得慌。父亲平反后，她从成都调到北京，离休前在市出版局，是无数个副局长之一，现在又被一个出版社全薪反聘，帮着审看此社想出又不敢出的小说稿。

昨晚出租车载着柳瑾，进入有军队士兵站岗的一个小区大门。小区环境也不错，花园草坪，更多的是常绿的松树。

七八幢房子，都只有六层，每层两户，有独立电梯。柳瑾乘电梯到四层，人一出电梯，过道的灯就自动亮了。

她按门铃。

母亲应了声，却过了好一会才来开门，一见柳瑾就赶忙说：“掸干净，掸干净！掸干净才进来。”母亲一身舒适的家居装，脚下一双软底拖鞋。

柳瑾笑笑，她知道母亲有洁癖，保姆跪在地上擦净拼木地板。自父亲去世后，年岁越大，母亲的这一毛病更日甚一日。

可是母亲没有和全体北京人一起咒骂尘沙，她赶快给女儿从柜子里拿出拖鞋。母亲脸上皱纹不多，肯花时间保养，不太像母亲，倒像个妹妹。不过母女俩都是一米六七的高个，身材差不多，背景几乎可以乱真。

柳瑾干脆把外衣脱下，挂到门背后的衣架上。

三室两厅带阳台的屋里宽敞雅致，明式桌椅书柜，泰国木器装着孔雀羽毛，墙上挂着母亲收藏的国内新派画家的油画。

风沙并未减轻，呼呼地在玻璃窗外狂叫。母亲走入卧室，把大彩电关掉。柳瑾去卫生间洗了个澡。浴室地上有一个盛水的瓷盆，飘着几瓣月季花，真有一股爽人的香味。

柳瑾坐在沙发上，抹了点护肤霜。注意到茶几上的兰花，独一枝开出九朵粉绿如蝴蝶状的花。她禁不住赞叹道：“真漂亮！”

母亲沏了两杯云南茶“兰贵人”，用日式托盘端来，放在茶几上。又放了一碟杏仁加干鱿鱼丝，坐下来看着柳瑾说：“长江里有一种桃花鱼。”

“桃花鱼？”

“没见过吧？”母亲说那时江水碧绿透澈，水里浮游着通体透明的桃花鱼。可能是从山涧的溪河里漂入长江，成群结队，各种颜色都有：玉白、乳黄、粉红，与远山上的桃花树相互辉映。

“怕是一种淡水水母吧，”柳瑾想了一下，试探地说。“恐怕不是鱼？”

“反正我见过。”母亲得意地说。

“你怎么不告诉我，有过这么好的眼福？”

“你对我的经历从来不感兴趣，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晚上说话呢，你是大忙人。”

母亲拧开了仿古台灯，从书架上拿出一个包装好的礼品盒，递给柳瑾。

柳瑾撕开明显是店里购买时就包装好的金纸，露出一只黑亮漆匣，匣子面是镶嵌精致的中国山水。她打开来，里面是一瓶法国香水，垫有蓝丝绒。Yves Saint-Laurent 的名牌“鸦片”。

柳瑾想起来，她把一个带礼物来的人打发到母亲这里。她取出香



水，左瞧右瞧，拧开香水盖，喷了几滴在手背，闻了一下，又伸手让母亲闻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路生送香水给我？这有点不像他，还特地找个秘书送来。”柳瑾故意不说“女秘书”，她不想谈虎色变。

母亲脸上却没有笑容，反问柳瑾：“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”她把包装纸捏成一团，放进角落的黑漆竹篓里。

这瓶鸦片香水，应当带点什么样的转弯抹角的逻辑，不然母亲不会那样话说，可是柳瑾弄不清。

“那秘书长长得不错，挺会打扮的，发式衣服都很新潮，说是你让她找我。既然你如此重托，我就让她来这儿了。”母亲鄙夷地笑了笑：“但当然不是她。不是说你丈夫对女人品味如何高雅。如果是她，就不会来见我了。”

“你直觉告诉你，必定另有人？”柳瑾干脆点穿，她不想被母亲吓倒。

母亲喝了一口茶，说：“恐怕是的。”她停了停，看柳瑾脸上毫无反应，才继续说下去。“但是路生还没有决定如何做，或者说，他还不清楚是否应当保持你们的婚姻。”

“那么这个礼物是个警告？”

“我想他是给你提个醒：你是否还是个女人？”

柳瑾强笑一下：“这恐怕是你心里的问题吧？”

“你从前是个假小子，现在也一点不像女人。”母亲叹口气，“我早就不愿意跟你谈这事。不过路生多少次让你去，你就是不去，不能说他问得没有道理。”

“妈，你知道的，他那么忙，我也没空。”柳瑾有点不高兴。

“那么，你了解他的工作吗，关心他做的事吗？”母亲问。

“你说三峡工程？”柳瑾说。“我看过一些论辩文字。技术方面的事，我没把握，什么发电问题，防洪问题等等。但是争论的基本点，人

应当不应当改造自然，我觉得反对者幼稚了。人一直改变自然，过去一直在改，今后还会改，这也是我的本行。”

“你还是了解他的工作的。你们应当是好好的一对。有什么别扭可闹？好好聚聚，好好谈谈。”母亲说。

柳瑾沉思了一阵，不太情愿地说，“恐怕是有一点变化，自从他当了那个总经理之后。我也无心听他的事，他也无心听我的事。”

母亲突然抬起头来，严肃地看着她。“你不会是对男人不感兴趣吧？”

这话应该柳瑾说。自父亲不在世后，母亲一直寡居，有一次她看见母亲的神情很孤寂，觉得母亲应该再嫁个人，不过这种事不用她劝。反正父亲是抗战牌老干部，寡妇的福利照顾得好好的。

柳瑾把话扔回去：“你以前不是一直警告我对男人防着点，别太迁就。”

“结婚前别太迁就，”母亲耐心地说，“结婚后就得迁就。你应当明白，现在的男人？权力是他们的壮阳药。”说完她笑起来。

柳瑾受不了这样的尖锐，两人话越来越不投机。她把手里的茶杯放下，站起来：“妈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不然，我得回家了。”

母亲止住笑，没有像以往那样计较，反而拉住她的手，非常恳切地说：“小瑾，连个玩笑都听不得？你留下来。这么大的风沙你回去干什么？今夜你觉得太累就自己睡，最好陪我睡，我俩很久没有好好说说话了。我想劝你到南方去一次，这事得由你自己定。不过我留你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你今晚安心住下，听我说一些有关你的往事，早就该告诉你的，一直没有机会。”

她不再问柳瑾是否同意，站起来，走到厨房去关照什么。然后回过身来说：“新来的小保姆手艺不错，我已经让她准备晚餐，好好做几个菜，我怕你一直没好好吃饭。这个风沙天，帮我留了贵客。”



母亲的敏感总是如此：开始令人不快，最后证明大有道理。一大早，柳瑾就醒了，直接回家收拾了几样衣物，拔了三个电话：一个订票，一个给研究所告假，一个告诉李路生，就直接拉着小旅行箱上机场。

刮了一天一夜的风沙停了，整个世界阳光普照。飞机很顺利，正点到宜昌。机场外已有一辆雪亮的黑色奥迪轿车等着她，但是不见李路生。来机场接她的是公司的办公室阚主任。说是李路生刚好赶到北京去，有个紧急会议，临时非去不可。无法电话通知，因为夫人的飞机也正在北京起飞。

他们恰好在空中错开，或许她朝窗外看，可看到李路生的公司小喷气机从空中飞过。

主任说他把李总送走时，李总就让他留在机场准备接夫人，代为致歉。

这主任看上去最多三十过一点，做事周到，说话清晰，给人一副干练的样子。个儿虽有些矮，但是皮肤光润，一身银灰色西服毕挺；戴副无框眼镜，样子活像个香港金融界敬业的门市经理。

从宜昌机场到大坝，高速公路的两旁绿树浓荫，不像是这几年刚栽的。柳瑾刚想问，主任就说：“选了速生树种，三年就成荫了。”

到了大坝工程区，公路两旁竟然是樱花满枝，一片灿烂，连地上也一路缤纷，落下厚厚一层花瓣。阚主任一边指点，一边介绍，“李总一开始就坚持先做旅游的景点：先建花园工地，才成绿色工程。当时

我们还不理解，以为是花架子。李总当时为建路绿化的先期投资，在总部里争论很激烈，一直争到中央去。现在证明他完全正确！”

“是吗？”柳隼还不知道李路生弄出这样的争论。他从没对她讲过，看来他不是很想对她说。

主任感叹说，“高瞻远瞩！高瞻远瞩啊！”他告诉柳隼，现在库区每年接待几百万游客，大部分都到建坝工地参观，旅游业收入还是小事，工程形象，工地气氛，大不一样。早晚要做环境，像以前那样搭草席工棚上马，等完工再美化，就走错了棋。在后现代社会，形象就是实质。李总比任何人都先看到这一着。”

汽车在江北就看到远远耸立的总部大楼和二十五层的宾馆。从特地修建的公路桥上快速驰过，他们来到坝区的五星级宾馆。柳隼还来不及看，这个主任的赞美就灌了她一耳朵，那个词“后现代”，差点把她逗笑起来。

阚主任把柳隼一直送到宾馆顶层房间。打开房间，他边提柳隼的行李边说：“隔壁是总统套间，不好开，李总让我请夫人原谅。”

这话不值得回答。这个套间已经是太好了，就算是外交部长套间吧。起坐间有两张三人座的沙发，一张长几靠墙，落地台灯、壁灯和柜子都精致典雅，里屋有一张桌子横在大床与窗之间，所有的桌椅都是超现代样式，几乎是香港头等旅馆的式样。茶几上还有一盘新鲜水果。墙几乎空白，只有床档头上挂着一幅巫山神女峰的黑白摄影。

拉开落地窗帘，柳隼惊哑得久久无言：横断整个大江的大坝工地出现在眼前！施工机械在切割山岭，载重卡车在坝顶上来回行驶，工地上除了刺眼的电焊光，几乎看不到人的活动。有一幅醒目的标语挂在永久船闸六闸首：“看昨天为落后，视精品为合格。”整个工作安排得像一个棋盘，浩瀚的长江在这宽阔的江面被拦住三分之二。



主任看到她这么着迷，也走到窗前。他骄傲地说：“报上都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程。可是李总不让这么说，说这种话没有根据。而且不久又会有新工程上马，那时吹牛成为笑话。”

柳瑾回过身来，这人对李路生充满崇拜的口吻，不像是装的。不过她也没有想到李路生有这种心机，还会处理宣传口径之类的事。在美国学了工程规划管理的人，管这种事未免学非所用。

主任没有注意到柳瑾的表情，继续他滔滔不绝的的赞美。

他说李总强调库区每个地方，每个峡岸，都标明首期淹没海拔145米水位线，以及最后淹没的海拔175米水位线。当时许多人反对，说这是给“反三峡派”提供炮弹，看着三峡美景有多少会消失。李总说，不标反而让人更加疑心重重。现在这两排标记，也成为川江一景！都说三峡决策透明，令人尊敬并且放心。

柳瑾正想止住他的滔滔赞词，问他要一张当地地图，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。

“对不起，肯定是找我的。”主任走到靠墙的桌子前，拿起电话，脸上笑容就没了。他轻声对着话筒说：“不行。”他脸无表情，听了一会儿，只是说，“绝对不行。”就把电话筒放下了。他拿出手机，拉开房门到过道上，又关上房门。

房内的电话又响了，柳瑾只好自己去接。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阍主任，”那个女人说。声音很平和，一听就是个有主意的女人，说的话却让柳瑾吓了一跳：“你忠心耿耿，像一条狗，这是优秀品质。但是我要找人说话，我有这自由，你不可能永远拦住我。”

柳瑾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虽然母亲已经给她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，还是心狂跳起来。她的脸苍白。这个侮辱不是冲着她而来，可是对方骂人都用平静的调子，使她觉得自己也大可不必降低身份吵架：